珠池費銀一萬七千兩有奇獲珠不償所費

十一月上高王宸濠嗣封寧王

宸濠寧康王覲錫庶子其母馮針兒故娼也弘治八年封上高王至是覲錫卒無嫡宸濠嗣王宸濠輕佻無威儀好弄喜兵嗜利狗色瀆亂無禮凌虐宗室諸宗人皆患苦之

十二月南京兵部尚書張悅致仕

庚申十三年春正月虜火篩寇威遠遊擊王杲禦之敗績

以林俊爲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
夏四月命平虜將軍平江伯陳銳提督軍務戶部
侍郎兼僉都御史許進率師禦虜
帝御平臺召大學士劉健等議政事
五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彗星見
吏部尚書屠滽戶部尚書周經禮部尚書徐瓊刑
部尚書白昂工部尚書徐貫並致仕
時大臣皆以星變自劾乞休惟馬文升不允滽
昂加太子太傅經瓊加太子太保并賜璽書馳
驛歸惟經之去人皆惜之
召南京兵部尚書倪岳爲吏部尚書改右都御史
侶鍾爲戶部尚書陞掌詹事禮部右侍郎傅瀚爲
禮部尚書改左都御史閔珪爲刑部尚書陞工部
左侍郎曾鑑爲工部尚書
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左都御史鄧廷瓚卒
廷瓚鎮兩廣以安靜爲治不事瑣瑣屬吏有賢
者輒薦舉之或不職特去一二太甚者奏除諸

冗吏曰祿俸出于民不易徒費無益於羣蠻結以恩信兵不輕出出則成功鬱林川雲鑪大桂諸種作亂次第討平歲饑盜起廷瓚捕斬首惡及其黨二百餘人餘悉解散歸農廷瓚雅量廓如莫窺其際至所設施動中機宜人亦莫能及卒贈太子少保謚襄敏

起劉大夏爲右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分鎮交武大臣守關

邊報日急京師戒嚴乃命都督孟瑤守潯江關張晟居庸關襄城伯居鄜紫荊關王守彝黃花鎮天壽山及居庸白羊關史琳倒馬關

六月改南京刑部尚書戴珊爲左都御史加兵部尚書馬文升少傅刑部尚書閔珪太子太保

河決曹單

秋七月虜寇榆林

陳鋭罷還許進致仕

鋭恇怯遇虜不敢戰嬰城自保于是給事中柴斤劾鋭與進老師玩寇遂罷鋭進亦勒令致仕

吏部尚書倪岳上備邊事宜言自虜酋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乩加思蘭據河套數年之間大爲邊患蓋緣河套水草甘肥易於駐牧內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榆林寧夏延鄜慶原諸路皆其寇掠之處擁衆長驅遠者逾千里近亦不下數百里沿邊諸將或嬰城自守或擁兵自衛輕佻者挫衂怯懦者退縮既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使虜進獲重利退無後憂出及不備西邊騷動上廑廟慮出師而四年三犒迄無寸功或高臥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儋爵優游朝行輦帛輿金充牣私室且軍旅一動輒報捷音賜予濫施宮爵輕授然究其實殺傷我士卒悉匿不聞掇拾彼器械虛張勝狀甚至濫殺被虜平民妄稱夷人首級未嘗敗虜輒以奔竄爲言原無斬獲乃以鉤搭爲解乃夫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子弟即權門廝養而骨委戰塵血膏草野者非什伍之卒即征行之民誰復知之良可悼也況京營之兵素號輭

怯平居不習披堅執銳之勞有事安望斬馘執俘之用臨陣退縮反隳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爲虜人所侮此宜留鎮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發邊禦以褻天威且延綏去京師遠宜大去京師近彼既有門庭之踰此當爲陛楯之嚴頃兵部建議宜大兵援延綏相去既遠往返不時人心厭于轉移馬力罷于奔軼況聲東擊西虜人之常批亢擣虛兵家之算精銳盡調於西老弱乃留於北萬一此或有警彼未可知首尾受敵遠近俱患豈計之得乎臣又聞軍旅之用糧食爲先今延綏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跋涉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井落空虛幸而至也束芻百錢斗米倍值不幸遇賊身已虜矣他尚何計轉輸不足則有輕齎輕齎不足又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如之何其可預徵也至立權宜之法則令民輸芻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

出空牒而授而倉庾無升合之入又令民輸芻粟而給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販商賈費倍蓰之利官給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之不充如故又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十餘萬山西河南之民輸輕齎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積而[illegible]則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益貴而不知者遂於養兵之中寓養狙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布名爲准折糧價實則使就軍儲與守者又陰懷竊取巧爲形[illegible]者[illegible]

病下朝廷有縻費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兵何由而振也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之之道兵力敝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　陛下誰爲分憂盡力者乎今建策者紛紜不一有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易通彼此之犄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廢棄既久地形險易未知況欲復城河北以爲守必須屯兵塞外以爲援助然以孤軍涉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饋餉甚艱虜或佯逃潛伏抄掠於

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久軍食乏絕進不得城退不得歸一敗塗地矣其有奮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衆裹半月糧奮揚威武掃蕩腥羶使河套一空邊陲永靖是亦一策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今欲賈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履險僥倖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況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往來遷徙以避我於馳驅捨襲衝突以撓我之困憊虜未成擒我必大創亦敗道也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東剪建州之衆北除朶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若是將使戎狄生心藩籬頓壞遺孽難盡邊釁益多誠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既已棄東勝今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兵民可以息肩關陝得以安枕夫一民寸土皆受於　祖宗不可忽也向棄東勝故今日之害中於延綏而關陝騷動今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於關陝而京師震驚此實寡謀故

爾大謬以臣論之不若即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其致功也多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其實屯田復漕運略曰今天下軍衛雖有屯田率事虛文無補于用關陝漕河久廢芻粟之費陸運尤難故民力雖竭而邊儲弗豐有由然也臣愚以關西之地廣衍饒沃第因人罹兵凶而移流地多廢棄而荒穢餉兵之民苦于重役坐食之卒恥于爲農故人力不勤地力不盡今宜變而通之使自食其力盡驅在邊兵民耕沿邊空地牛具粟種官爲貸之歲田之入十一取之則游手之人無所容久廢之地無不墾矣至于漕運尤爲易行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即今鹽船木

筏往來無礙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及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況今河道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運漕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修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無險可以水運某處可避險可以陸運某處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以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滌漕河務在疏通無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矣

以王鰲爲吏部右侍郎

以王軾爲南京戶部尚書

九月以秦民悅爲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林瀚爲南京吏部尚書

以右僉都御史陳壽巡撫延綏

冬十一月虜寇偏頭關

命工部左侍郎史琳兼僉都御史經略邊關

時虜寇猖獗朝廷方命將出師廷議舉琳提督軍務已而報稍緩乃命先赴宣大會計馬兵芻糧虜退還京

十二月火篩入河套

辛酉十四年春正月地震火篩寇榆林

馬文升上言地道主靜動則失常考之古典地震乃臣不承君夷狄不承中國之兆歷代固有地震未有震于元旦者此非常之異古今不多見者也陝西四鄰番虜而延慶二府又密邇河套地震未已而胡虜入寇夷狄侵凌中國之兆亦已明矣火篩梟雄桀黠往往以計敗我軍其志非小今海內民困財竭兵弱將懦此正安內攘外之時修德弭災之日伏望　陛下祗畏變異痛加修省行仁政以安養小民重臺諫以廣開言路節有限之金錢罷無益之齋醮止傳奉

之官禁奏討之地宗社幸甚　上嘉納之

二月以保國公朱暉爲征虜將軍右僉都御史史琳提督軍務帥師禦虜至河套而還

虜寇延綏巡撫都御史陳壽禦却之

時虜數入邊鎮城晝閉道塞不通壽分兵爲十路各屯要害使相應援壽躬擐甲冑爲將士先與虜戰擊却之已而火飾糾諸部大至先以百餘騎常我師諸將請赴之壽曰虜衆未可當也自出張旗數十騎據胡床麾指如無事者虜望見疑有伏遂引去時有諷壽注子弟名戰籍中冒功者壽曰吾子弟皆不請騎射將誰欺乎竟不許

六月減光祿寺內臣供辦

光祿寺之設供奉內府御膳及外夷宴享而已成化以來增食內臣二百餘員常貢不足責鋪戶代辦而官不給值市井囂然劉大夏以爲言即下令裁減歲省銀錢八十餘萬

六月起章懋爲南京國子監祭酒

懋致仕家居二十餘年杜門靜修足跡不入城府四方士子執業問難公卿臺諫累疏薦起之以父喪力辭聽終制赴官

七月火篩寇大同

廣東提學僉事宋端儀卒

端儀莆田人雅志理學嘗編考亭淵源錄稿未就而卒

秋八月火篩寇固原罷總兵官恭順侯吳瑾以武安侯鄭英代之

火篩入花馬池至固原大掠人畜殺吏民吳瑾不能禦罷還以鄭英代瑾自後虜寇關隴輒由花馬池矣

九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倪岳卒

岳在吏部釐正品類獎恬抑躁不恤恩怨干謁消沮或勸岳公別白賢不肖太過且召怨撓沮不得行志岳曰冢宰職固如是馬文升嘗言宇內財力大耗獨蘇松折糧銀稍輕請少增以足

國用岳曰東南民力且竭又復重之萬一生變
誰執其咎事得寢岳父謙南京禮部尚書嘗奉
命祀北岳敬母姚夢緋袍神人入室而生因以
名岳偉幹豐頤目光烱然望之若神才學識量
時莫能及卒贈少保謚文毅
以樊瑩爲南京刑部右侍郎
起戶部尚書秦紘兼左都御史巡撫陝西
十一月以王繼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以右都御史張敷華掌南京院事
張敷華振楊風紀約束諸御史無敢緣法爲市
崇大體慎廉隅介特嶄然時與林俊章懋稱南
都四君子云
壬戌十五年春正月禮部尚書傅瀚卒以張昇爲
禮部尚書
以盧龍衛指揮胡震分守遼州
震黃緣內旨得用御史劉玉言　陛下即位之
初首革傳奉以清仕途邇來倖門復啓孫伯堅
等以傳奉列文階金琦等以傳奉任武職傳奉

不已繼之內批始則王寧乞備倭登州今胡震
又以分守通州矣且王寧寅緣之初兵部科道
猶盡言爭之曾幾何時胡震顯其故智而向之
爭者遂不復爭可見　聖志稍移將讜言不復
聞而百職廢矣不報

二月以山西提學僉事王鴻儒爲副使仍督學校
鴻儒在晉久以陶養爲本文藝爲末正巳率人
科條簡約生徒請益因材開發終日不倦士子
翕然嚮慕之　上嘗與劉大夏論人才曰藩臬
中若王鴻儒者他日大用才也

三月賜進士康海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四月以羅欽順爲南京國子監司業

夏五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秋七月改開城縣爲固原州設總制府以秦紘總
制陝西三邊軍務
成化以前套虜未熾平涼固原之間猶爲內地
所備靖虜一面耳自火篩入掠之後遂爲虜衝
於是改開城爲固原州而以固靖甘蘭四衛隸

之設總制府叅遊等官屹然一巨鎮矣

以右副都御史孫需巡撫河南

時河溢且嚙汴城而饑民流移載道需令築堤予傭值趨者萬計堤成饑復濟公私便之

八月致仕兵部尚書項忠卒

忠明果倜儻練達吏事曉暢軍務直言正色不屑詭隨家居二十六年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虜入大同塞

以樊瑩爲南京刑部右侍郎

戶部尚書侶鍾罷

鍾子受賄鬻法御史陳茂烈劾之遂罷

冬十月以楊一清爲副都御史督理陝西茶馬

一清雲南人徙家丹徒年八歲以奇童薦入翰林爲秀才既成進士文名益著多結交海內豪俊歷陝西山西提學所識拔李夢陽呂柟輩皆一時名士累遷南太常卿時陝西馬政廢壞劉大夏薦一清才可使遂陞副都御史督茶馬兼

鹽法清至條上茶鹽屯牧事宜請重行太僕苑馬官嚴私禁盡籠茶利于官以致諸番番馬大集益開善水單地起城堡廬舍河隍涼固間雲錦成羣馬政大舉

致仕南京兵部尚書張悅卒

悅平居謹畏和平無疾言厲色至臨事卑有定見不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其過人遠甚凡所猷爲皆公無私故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聖賢遠矣每事竭其公忠猶恐不及況復濟之以私乎或言有讀書不善作官者笑曰此正不善讀書耳初王恕去衆望屬悅或言內未有爲之地者悅直視不荅其人慙而退性素清約終始一節爲縉紳表率者四十餘年卒謚莊簡

命御史王哲巡撫江西

哲所至恤民隱作士風表先賢祠墓鎮守怙勢淩侮縉紳至匿盜不以聞莫敢誰何哲首劾其不法數事　上切責鎮守璽褒哲時天旱乃行

縣親錄繫囚出當原者數百人翌日雨民有女奴逃其讐指爲故殺獄成哲復訊察有寃色密訪女奴所在得之民得不坐時稱神明

十一月雲南晝晦命南京刑部侍郎樊瑩考察雲貴官吏

雲南晝晦五日　上遣瑩考察雲貴諸吏見罷遣千餘人戶部主事唐書上言致災之由係朝廷不係雲貴在大臣不在小臣條上時事千餘言不報

發保定京操軍回衛團練

先是　上召劉大夏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對曰貧與民同安能養其銳氣　上曰諸軍居有月餉出有行糧何故貧對曰江南困于糧運江北困于京操此外猶有不能盡言者時　上欲于近圻團操士馬以衛京師以問大夏對曰京西保定獨設都司統五衛　祖宗意恐亦如此　上遂將保定班軍萬人發團操有造飛語帖宮門誣大夏者　上曰宮門豈外人可到必內臣

忿不得私役軍士耳時修清寧宮旨下兵部役軍萬餘人劉大夏請減十五監工者訴于　上上令中官語內閣擬旨詰責大夏劉健曰惜軍兵部職也近劉尚書每以老辭溫旨勉留尚請未已若詰責彼且歸矣更于何處得此人中官以其言入告　上欣然如大夏議

以樊瑩爲南京刑部尚書

十二月致仕刑部尚書何喬新卒

喬新剛介寡與居官清慎勇于任事不避嫌怨性好讀書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聞人有異書輒假錄之藏書至三萬卷著述甚富卒後林俊疏其文行政節宜贈謚得謚文肅喬新文淵子也

甘肅副總兵魯麟棄官歸

麟本夷種自先世歸附居莊浪之西其部落在大同者甚衆麟結嬖近求爲總兵不得遂棄官歸大同有不臣意　上召劉大夏問何以處麟對曰亦聽其歸耳　上曰恐彼恃部落爲亂柰何對曰聞麟貪酷失士心去其兵權無能爲矣

麟竟怏怏病死

癸亥十六年春正月大明會典成

凡一百八十卷

二月進劉健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吳寬進禮部尚書兼詹事府事

大學士謝遷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進太常寺卿崔志端禮部尚書仍掌寺事

志端起樂舞生聲洪度雅擢太常贊禮郎馮內援累遷太常卿至是進尚書追贈父祖皆如其官廕姪承祖爲鴻臚序班科道累章彈之不動

三月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林俊巡撫江西

以陳壽爲南京都察院副都御史

夏五月京師大旱

命提督陝西馬政副都御史楊一清兼理茶馬鹽法

貴州苗叛以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兼右副都御史督兵討平之

苗米魯普安土知州妻也知州死魯主州事殺

其庶子欲自襲夫職鎮巡官不許且欲正其罪
曾遂反囚鎮守內臣殺文武藩臬官兵勢甚熾
事聞命軾統湖廣四川廣西雲南及貴州諸路
漢土官軍共十餘萬討平之斬首五千餘級加
軾太子太保

六月以韓文爲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

先是南京諸卿與守備中官議事多遜避不發
一言或探其意嚮爲可否文謂天下事有理與
法吾惟以無私處之可拱默爲避禍計耶遇事
輒昌言不避時水旱相仍民饑死者衆文移文
戶部欲預支三月糧以平糴價所司以未得命
爲辭文曰救荒如拯焚民命在旦夕能忍死以
待耶即得罪吾以身任之竟發米十六萬石民
賴以安

冬十月前南京兵部郎中婁性上所編皇明政要
四十篇

詔建寺于朝陽門外尋罷

劉健等上言前代人主信佛莫如梁武帝卒饑

死臺城信老莫如宋徽宗至囚斃虜地本以求
福反以致禍觀諸往事可爲明鑒我　祖宗相
傳以治天下堯舜周孔之道而已浮屠異端蠱
財惑衆何關于治欲造佛塔非所以垂後世又
令撰眞人杜永祺誥命及封號健等復言誥命
朝廷所以奬賢勵能雖卿士大臣必待秩滿考
最乃頒給況　祖宗廟號不過十六字親王及
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謚號止一二字此輩何賢
何能謚號至十八字流布朝野傳聞後世其謂
之何疏入俱罷之

以張元禎爲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

十一月陳壽爲南京副都御史

甲子十七年春二月哈密人逐陝巴而以眞帖木
兒守哈密

陝巴嗜酒掊剋國人其下患苦之頭目者力克
哈等因迎阿黑麻次子眞帖木兒守哈密陝巴
棄城走沙州眞帖木兒罕慎外孫也年十三不
肯行哈密人曰陝巴走哈密城空恐爲野也克

力所據眞帖木兒始至剌木城因入哈密

監察御史陳茂烈乞終養許之

茂烈先世瑞安人戍籍興化髫年喪父繼戎役勵志邁俗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誦不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歟作省克錄自考又曰儒者有向上工詩文直土苴耳爲吉安府推官持大體開至誠信孚上下考績歸至淮之寒具凍幾死所知以敝裘覆之及拜御史袍服朴素乘北馬若不知爲風憲臣者而風裁凜然劾罷侶鍾又劾崔志端不動遂以母老年乞終養疏略曰臣生十三年父不幸早喪母張撫育劬勞孤苦成立母今年七十有七矣慈闈衰邁夕照如飛君恩猶可再酬母年不可多得況臣無嗣又無兄弟一母一子各天一涯臣既思母則報國之心亂母復思臣則保身之心微伏望　陛下憐臣母子孤苦放臣終養　上憫其情特許之既歸力供甘

旨短牀敝席身自治畦一蒼頭給薪水出自執
小油盖妻子服食粗糲皆人甚不堪者茂烈處
之泰然

三月　太皇太后周氏崩

初成化中孝莊錢太后崩彭時等議合葬裕陵
時已言周太后萬歲後祔葬祔廟如孝莊至是
太后崩上尊謚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承
聖睿皇后與孝莊同制已而劉健等覺其誤乃
上疏言成化初事有難處臣子委曲將順當再
議詔禮官議不決一日上御便殿召健等出
示裕陵圖言孝莊太后玄堂與　英廟皇堂隔
數丈不相通因曰此大非禮當釐正健曰此事
臣等初不知今欲釐正仰見　皇上聖孝高出
前古　上曰卿等焉得知此皆內臣所爲內臣
識道理者幾人昨見成化間彭時姚夔輩奏章
先朝大臣忠厚爲國如此因論祔廟之禮健等
奏曰昔年奏議已定孝莊太后居左今　大行
皇太后居右合祔裕陵配享太廟臣等何敢輕

議其實漢以前惟一帝一后唐始有二后宋亦有三后並祔者　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爲非禮事必師古末世鄙褻之事不足爲法宗廟事關係綱常豈可毫髮僭差　太皇太后鞠養朕躬恩德深厚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錢太后乃　皇祖冊立正后　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壞自朕躬後來雜亂無紀極矣且　孝穆太后朕生母止尊爲　皇太后別祀于奉慈殿朕意欲奉　太皇太后于仁壽前殿他日奉　孝穆太后于後殿歲時祭享一如太廟何如東陽曰　陛下言及　孝穆太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　上曰此事甚難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先意朕思之夜不能寐　先帝固重而　祖宗之制尤重卿等其善圖之因悲不自勝健曰容臣等詳議以聞出與廷臣會議吳寬曰魯頌姜嫄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爲別廟漢唐亦然至宋乃有並祔者其禮已謬然皆諸帝繼室生前作配非後世

子孫追尊所生之比惟李宸妃沒仁宗傷痛乃追尊祔祭雖出至情實爲非禮豈可爲法衆是寬言定議上　上曰大義與深恩並行不悖朕心始安矣改稱　孝肅太皇太后祀奉慈殿于是中外翕然稱合禮云

以李傑爲宣大總兵

傑因戚畹干　上求爲宣大總兵　上命內臣李榮語劉大夏用之榮曰大夏得傳帖且執奏肯聽奴口語耶　上默然一日朝罷獨召大夏授一帖啓視之乃李傑姓名也退至部語同列曰此非將材豈堪爲大帥翌日竟別推上內批用傑傑至鎮無幾被劾還　上謂大夏曰悔不用卿言李傑果敗事　上嘗謂大夏曰政事可否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以揭帖啓朕大夏謝不敢曰先朝李省孜可戒　上曰卿與朕論國事豈省孜比對曰臣下以揭帖密進朝廷以揭帖顯行何異前斜封墨勅　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之可

否外付府部內洛內閣可也又問天下何時可
太平朕何時得如古帝王對曰求治不宜太急
凡用人行政召內執政大臣面議得當而後行
之太平可致矣　上稱善

以右僉都御史劉洪巡撫四川

松茂番夷作亂　上以洪諳戎務改巡四川賜
璽書俾專征討洪申嚴號令躬率將士捕勦且
宣布德意示以禍福於是諸夷斬首惡納款疆
塲遂清

夏閏四月闕里先師廟成

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及還以所見天災民瘼
上奏詔議行之

六月加秦紘太子太保

召秦紘爲戶部尚書尋致仕

時革總制召紘還部紘力求致仕許之

秋七月虜寇大同

先是歸正人報虜有異謀兵部請遣廷臣守邊
關於是遣右副都御史閻仲宇守宣大通政司

參議能偉守居庸已而虜入大同殺守望卒
上怒召內閣劉健等曰墩軍皆我赤子朕爲天
下主何可聽虜屠戮不一問罪當出京軍擇將
帥知兵者一大創之劉健曰　陛下垂念赤子
誠宗社之福但兵危事未易輕動李東陽曰邊
事固急京師尤重近聞北虜與朶顏交通潮河
川古北口去京師一日耳而我顧軍遠出大同
非策少待其定徐議所向耳　上曰兵未即出
但須蒐簡以待皆頓首曰善中官苗逵貪邊功
猶請出師　上復召劉大夏問之大夏力言不
可　上曰　文皇時頻年出塞逐虜未嘗失利
今何不可對曰　文皇時將士皆經百戰足制
虜然丘福稍違節制數萬甲兵盡陷沙漠今承
平日久兵將庸疲恐師出無益徒煩擾邊民耳
上憮然曰朕幾誤計師遂不出
左都御史戴珊乞致仕不許
珊掌院務持風紀細大必嚴時　上親鞫大獄
諸司震慄珊從容應對每有開折天威頓霽

上知珊清慎時召見咨詢輒移晷刻至是引疾求退優詔勉留命醫賜食復面加慰諭珊不覺泣下　上亦爲動容一日珊私懇劉大夏曰珊老病子幼萬一客死異鄉不瞑目公受知　主上獨不爲我一言乎大夏議事畢因以爲言　上曰語珊朕以天下事推誠付托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棄朕而歸大夏出傳　上語珊泣曰吾不得生還矣

掌詹事府事禮部尚書吳寬卒

寬溫粹含弘好古力學於權勢營利澹如也在詞林久衆望其柄用謝遷屢言於劉健健輒曰我且去用之未晚終不聽人意寬無少望寬怡然曰吾初願不及此人益賢之卒贈太子少保謚文定

掌國子監事禮部侍郎謝鐸致仕

改都御史楊一清巡撫陝西

八月令京官六年一考察

令禮部禁服色

虜寇環慶平鳳

九月　上御暖閣召輔臣議政

上召輔臣入袖出大同總兵官吳江奏授劉健曰江奏欲臨陣以軍法從事若許之恐邊將啓妄殺之漸健曰軍法自應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則人不効死何以取勝　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李東陽曰既奏請而不許恐號令從此不行矣　上曰善

冬十月虜入花馬池參命陝西巡撫楊一清經略邊務

召南京兵部尚書韓文爲戶部尚書劉山伏訴

召樊瑩爲刑部尚書

命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掌詹事府

元禎嘗上疏請經筵講太極圖西銘性理諸書東宮講小學孝經　上忻然嘉納急索太極圖觀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且將大用竟不果

己丑十八年春正月召劉大夏戴珊入對各賜白金

二人對畢　上各賜白金二鏹曰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者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賂通乎以故賜卿二人又曰勿朝謝公卿知之且懷愧懼　上每有大政輒召大夏及珊密語良久左右不得聞一日大夏對久不能起　上命李榮掖而出之榮請曰吾輩在供事掖庭多闕失幸先生隱惡揚善大夏曰　主上聖明何敢輕肆毀譽且我於公蹤跡疎遠公於　上前顧數稱我何也榮曰當朝大臣獨公一人榮何敢蔽賢乎

廣西思恩土官岑濬作亂兩廣都御史潘蕃討平之

初田州知府岑浔子長猇次猛以失愛弑溥爲其土目黃驥李蠻所誅而驥蠻尋有隙驥以猛奔梧州督府奏請襲官納之田州慮李蠻拒命乃檄思恩知府岑濬以兵衛猛比至李蠻拒不納驥復以猛奔思恩鄧廷瓚檄濬歸猛濬不從乃以兵徵之濬始釋猛督府納之田州猛因與

濬搆隙濬攻陷田州殺李蠻猛走免濬僞以族子洪守田州都御史潘蕃號濬罪詔發湖兵一萬討之濬敗死夷其族蕃因上言宜改流官變其俗從之岑猛徙爲福建平海千戶

二月南京刑部尚書樊瑩致仕改張敷華爲刑部尚書

三月賜進士顧鼎臣等三百人及第出身有差

戶部主事李夢陽上書下獄尋釋之

時有旨令百官條奏時政得失於是夢陽慮帝上疏曰臣聞人君不患其世無直言之臣而患己之不能用其言人臣不患其言不得上聞而常患人君者聞之而不樂也蓋直言之臣秉性朴實不識忌諱覩事積憤誠激於中義形於詞故其言剴切而無回互藥石而鮮包藏是以爲君者不樂聞也即聞之不樂行也夫明君英主則不然也謂其言剴切非爲身也藥石非規名也於是道之使言言可行也於是措之於行是故天下無壅蔽之奸上無過舉之政故治化浹

洽而百姓受福矣臣竊伏思　陛下則眞明君英主也何以知之　陛下法　祖宗者至矣敬天地者蔑以加矣飭躬勤勵延問若不給矣乃猶曰政理未新讜言未聞惓惓焉若失之歟焉恒不自安也乃于是下詔布誠廣路諭之以悉心誘之以樂聞惟恐知之者不肯言言之者不肯盡豈不出於尋常者萬萬乎臣故曰　陛下眞明君英主也然治化不浹洽百姓不受福何也意者病與害爲之而　陛下弗察也又其漸不可長焉夫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無如去其病欲其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爲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爲害者三而不知祛也爲漸者六而不使不可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於戲其可畏也哉夫易失者勢難得者時今覩可畏之勢而遇得言之時使仍緘默退縮以爲自全苟祿之計是懷不忠而欺　陛下耳臣謹

據所見昧死開坐惟　陛下矜察哀憐俯賜觀
覽焉二病一曰元氣之病者何也所謂有其幾
無其形譬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
在元氣臣竊觀當今士氣頗似之故曰元氣之
病夫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
見人張拱深揖口吶吶不吐詞則目爲老成又
不喜人直遇事員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是以
轉相則傚翕然披靡爲士者口無公是非後進
乎訛踵弊不復知有言行之實矣如此尚得謂
之不病乎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
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直夫諫官得之以
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辨以求
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留直明白耳及直
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
除非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
之有禮義廉恥耶夫無禮義則佞人進乏廉恥
則國無防佞人進則因循互相欺詆國無防則
紀綱不張臣竊謂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

故曰四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蹙而國危主憂此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者何也攻之則難攻不攻則亡身者也臣竊計今事勢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者陰性而狠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剪臣故以爲腹心之病夫倉廠場庫錢穀之要也今皆內官主之　陛下以此輩爲忠實可用耶抑例不可廢也夫例誠不可廢每處置一二輩足矣今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何耶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況十虎而一羊哉今有司摘發其奸幸　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赦不且竄斥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莫不遮於潛而玩於彰彼未摘發其奸尚有嚴心今其奸業摘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竄逐彼何所憚而不爲乎昔人有言宦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皇城之內通內籍者幾萬人焉亦多矣　陛下又勅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耶夫人情孰不

欲富貴今田野小民無故猶閹割親兒以希進用矧今有詔則有名嗚呼此其禍可勝道哉夫滅絕人類則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性狠貪之徒無忌妄行於中而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病也今　陛下誠於此時拔廉直獎忠鯁斥無恥大臣進盧扁之佐則必轉病而爲安厭禍以爲福且　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議者必曰彼曾不指實某忠某直某爲無恥泛言難辨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即有小人相率而化於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疾擇醫而治之者爲愛身也今有司摘發其奸是亦國之醫耳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也且　陛下何難於此而不爲也今誠欲腹心安莫如剷內官之權欲剷內官之權莫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固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三害

一曰兵害夫兵害者何也臣以爲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蓋帶甲控弦者數十萬焉意固欲強本也然至正統已巳纔數十年耳拔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于是有十二團營之名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遣將北伐拔之不滿三萬焉然其腰鞬弓刀不全也騎士則兜鞪露骨馬又旋求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狼狽若此何也官不恤軍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司不以報糧籍不開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宜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矣臣故曰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率富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陰狡而浪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陰狡狠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爪牙

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官之團營兵之精也內官參之內兵又其專掌之一　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耶古人有言曰官惟賢賞爲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爲爪牙乎諺有之曰萌芽不伐將折斧柯爝火不撲燎原柰何言貴豫也　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玉事例仍置總兵官使參掌內兵又禁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命諸左右曰其詭託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計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爲歛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藉而生者也今百姓賢智不一二愚蠢者十常七八然又苦有司者不知恤也歛之不問貧富役之不問勝否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而不足則必逋竄一旦棄父母

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雹之災逋者不還居者縲絏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害者重歛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簿焉今泄蠟皮張諸料等較之弘治初年費且十倍於前此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於前則工戶二部科派必又倍天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稱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是益又倍矣於是民日貧困日積當道不苦言以聞有司乘其隙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却步以求前耳　陛下前固常降詔旨存問矣然簿數不減昔也科派不省稱頭如故賄賂公行無憚此所謂空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墨在位恩不下流者此也三曰莊場畿民之害臣伏觀洪武某年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而今皇親之家聽無賴子投獻主使謂非其田也請之朝廷朝廷亦

謂非其田也率即賜之皇親家既奏天子命爲已有乃輒遂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毀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棄父母妻子千里之內舉騷然不寧矣夫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秪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根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也耶嗚呼亦甚矣昔魯廐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薊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阡而競畝尺分而剖之臣竊悲也是何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今三遣官矣百姓年年坐勾攝轉相牽連妨廢本業躭閣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轉而死泥塗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馬也臣雖未嘗睹其始末竊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所辦亦官租耳非若皇親之家占之爲已有也今據勘牒四至與民爭者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置而不問且百十年土著之民一旦逐之使去　陛下忍爲此耶夫王畿天

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之和臣固知　陛下不忍矣　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勑戶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謹奏內事理以前頃田土仍給民徵租但以空閑草地牧馬便六漸者一曰匱之漸夫匱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兵連然耳然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將則庸以卒則罷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俛首供給莫敢誰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託以自解是故倉廩不足不曰兵糜之也曰是錢穀者之悞之也錢穀者不曰已悞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有乞運之例乞運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大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消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也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矣夫今疆土不蹙於前也又鮮大寇非有若匈奴突厥者也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此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也

言流也散於上則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
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
侍臣孰非造寺者也動孰匪以鉅萬計諺曰十
入一出今彼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
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
陛下乃不發倉廩助不給賑不足顧徧察寺觀
勅給費修葺之是導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
者又何憚而不造寺也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
歸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矣設卒有水旱之禍

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斂則民窮臣不知
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苦浪費者此也二曰盜
之漸夫盜之漸者何也臣以爲其幾在民窮夫
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爲在固無食矣今
盜而得食即死不猶踰於餒乎往固無衣矣今
盜而得衣即死不猶踰於凍乎往有租調官司
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踰於追擊鞭笞之
苦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俛首捧心以事我
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即死而踰於凍餒

追擊鞭笞之則彼何所不至耶故以臣之愚竊
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
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
邦四夷無不定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
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
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嘯聚殺人刼縣燒村剽
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
里水旱之災武庫乏兵太倉竭粟百官不奉職
夷狄外侵海內有警則事勢又何如矣故曰有
亂之形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寒心矣臣謂宜
趣此急選良有司恤饑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
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霸
者之略有備無患聖王之政況今承平日久民
不知兵萬一有慮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
乎臣故曰計今事非但憂盜將有大患者此也
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爲黜
陟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
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

我也又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寧捐百萬之費而靳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廕者廕黜其父者陟其子黜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　陛下計所出矣夫廕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黜者既陟其子孫則有功者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勵廉乎賞不足以風貪緣鑽刺之風既行而廉恥名節之士遂寡且　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也夫大方之士萬安衆府　先皇帝覩嫁彩錦

陛下踐祚之始嘗令內官逼脫其牙牌逐之去矣今而廕其子爲丞臣不知報耶勸耶且　陛下何利於斯而爲之耶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廉汚並賞孰肯爲廉　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惜此一官則所謂敝袴之藏繁纓之惜皆非邪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爲舛與玩爲之也夫舛莫大於縱罪玩莫大於長奸昔者舜爲天子其父瞽瞍殺人孟

子以爲士師執之爲舜者但宜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　祖宗者也掌於士師一師不得而專也出于天子天子不得而專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而爲舜者不可私其親曩者犯人王禮檀搶夷僧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所不赦也　陛下何從而赦之耶以爲無罪則固已追償其貨直矣以爲有罪未聞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莫大於刑忽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補臣故以王禮之赦爲弛法令之漸五日方術眩惑之漸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爲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也夫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愛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健少疾者清心而寡慾也非以事仙也且　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帝奉佛

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宗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效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創觀請額者　陛下弗止也比又詔葺其圮廢臣不知　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爲之也夫眞人者太虛無爲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　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眞人又法王佛子等並肩輿出入珍食衣錦　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醮事煽惑人心堂堂天言四海誦焉夫　陛下神心睿姿不減於前也乃今復爾者固知有誘之者也夫去之不力則誘之必入譬若鋤草不盡反滋其勢　陛下柰何去之不力而反使之滋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又其法靈今天變屢見於上百姓嗷嗷於下邊報未捷倉庫匱乏信如眞人國師道足以庇法足以祐　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且彼能設一醮禳一法使天變息而嗷嗷者安乎此固必無之事而　陛下不察反聽其誘此臣之所以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夫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爲其防決

也夫水防惟土國防惟禮水決則潰禮決則陵
昔者　高皇帝制皇親則令曰皇親之家不得
與政臣嘗伏讀歎息以爲聖王不易之論及退
而考夫頒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考
其器度田奴則又不使踰也臣於是又嘆曰是
所謂禮之防也夫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閒
今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爲此固保全而使之
安也今　陛下至親莫如壽寧侯所宜保全而
使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嚴禮以爲之防
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下替則上陵今壽寧侯
招納無賴網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折人房屋
強擄人子女開張房店要截商貨而又占種人
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
替可乎替則陵陵則逼太逼則法行且今側目
而視切齒而談孰非飲恨於壽寧者也夫川潰
則傷必衆萬一法行　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
安得乎臣竊以爲宜矣今慎其禮防則所以厚
張氏者至矣亦杜漸剪萌之道也疏入壽寧侯

遂論夢陽斬罪十大指謂訕母后以疏中張氏
指名而后母金夫人日泣訴　上前　上不得
已下夢陽詔獄召內閣問曰李夢陽言事若何
劉健輒對曰此狂妄小臣耳　上默然良久謝
遷曰夢陽雖狂然其心無非爲國　上曰然會
科道官交章入救而掌詔獄牟斌叅曰原情應
詔論法亦違其壽寧所論夢陽十罪悉置不入
金夫人猶在　上前泣訴求重刑　上怒推案
出竟從輕罰止奪俸三月他日　上幸南宮二張
入侍宴　上獨召壽寧語左右不得聞第遥見
壽寧免冠頭觸地請罪蓋　上以夢陽言切責
之也後劉大夏獨對　上問大夏近日外議云
何曰近釋李夢陽中外懽呼聖德如天地　上
曰夢陽指斥戚畹朕不得已下詔獄比奏上朕
試問左右云何皆曰付錦衣衛杖而釋之朕知
此輩得旨即斃之杖下以快中官之怒使朕負
殺直臣名不忠如此朕故徑釋之大夏頓首謝
曰此堯舜之仁也時刑部尚書閔珪讞大獄忤

旨大夏曰大臣執法不過効忠朝廷珪所爲無足異　上問古亦有此乎大夏曰臣幼讀孟子見舜爲天子皐陶爲士師瞽瞍殺人皐陶亦執之而已似人可深責　上領之卒從珪議

夏四月　上御煖閣召輔臣議政事

上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煖閣出數疏一一商確內有言錢法窒礙者健曰此須自朝廷始如賞錫折俸之類皆用官錢乃可行耳謝遷曰私錢不禁則官錢不行昔年曾禁私錢不二三日遽行如故　上曰何故若此對曰有司奉行不至耳健因曰今國帑不充邊儲空乏之正公私困竭之時造錢一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鹽茶皆理財之務不可不講也東陽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開中徒有其名商人無利皆不肯輸矣　上問其故健等因極論戚畹諸王奏討之弊且曰國初茶馬法初行歐陽駙馬販私茶數百　太祖曰我纔行一法乃壞之遂寘極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　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

言耳明日降旨云　祖宗設鹽法以濟邊儲係
國家要務近來廢弛殆盡商賈不行開中雖多
全無實用戶部其查議以聞於是中外稱慶時
上勵精思治益明習機務春念民瘼欲盡革諸
煩苛弊蠹每召閣臣面對促膝密談若家人父
子旨若不得聞諸閣大懼竊從屏隙窺第聞
上數夫稱善至　上語及宮中事毅然欲創仰
盡奪近侍權復　高皇帝舊健等見　上體清
癯太子未壯恐一旦禍起不可測未敢輕動未
幾　上暴病外議籍籍以爲禍本有所起云
五月　上不豫庚寅顧命輔臣辛卯　上崩于乾
清宮
上不豫令中官戴儀召內閣劉健謝遷李東陽
至寢殿　上便服坐榻中令健等前至榻下
上曰朕承　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甫纔三
十六耳迺得此疾殆不能與健等曰　陛下達
和安得遽爲此言　上曰朕自知之天命不可
強也掌御藥太監張瑜勸　上進藥不荅　上

曰朕爲　祖宗守法不敢怠荒天下事每勞卿
等因執健手曰東宮生十五年矣尚未選婚社
稷事重可急舉行又曰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
樂卿善輔之健等頓首曰臣等敢不竭股肱之
力　上呼左右曰授遺旨　上口授令戴儀即
榻前書之復慰諭健等令退越一夕　上崩
壬寅　皇太子即位大赦
詔以明年爲正德元年
六月上　大行皇帝謚號
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
帝廟號孝宗
虜寇大同宣府命保國公朱暉爲總兵官右都御
史史琳提督軍務出師分道禦邦之
秋七月加劉健左柱國李東陽謝遷並少傅兼太
子太傅
起許進爲兵部左侍郎提督團營下宦者張瑜太
醫劉泰高廷于獄
給事中邊貢言瑜等侍疾不謹致　先帝奄忽

上賓請寘之法於是并逮下獄命太監李榮即訊榮承內意欲輕坐大理寺楊守隨泣曰　先帝梓宮在殯臣子哀痛方殷君父之事誤與故同例以春秋許世子之律豈宜輕宥榮默然

八月丁　皇太后王氏爲慈聖康壽太皇太后　皇后張氏爲皇太后

遣恒春王瑀星夫陳沂浙江織造

贊等討長蘆鹽一萬二千引變易物料李夢陽言於尚書韓文曰今新政之初此端不可開文執奏止與六千引　上問內閣戶部何不全與劉健對曰內臣裝載官鹽夾帶數多沿途騷害且壅滯商課　先帝末年銳意整理鹽法此正今日急務　上不悅曰天下事豈盡壞於內官即如十人中亦有三四人可用者卿等自知之言至再健等退復具揭帖力請如戶部議　上不得已從之

九月庚子恒星晝見

起周經爲南京戶部尚書

致仕戶部尚書秦紘卒

紘單縣人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位列上卿所居僅蔽風雨妻孥菜羹麥飯不改其舊及卒家無餘貲未幾子孫貧乏不能自存

贈少保謚襄毅

冬十月虜入花馬池陷清水營

建皇莊

成化來始有皇莊然不過數處而已至是創建皇莊七處後至連州跨邑三百餘處畿內之民於是愈困

易鎮守內臣

上初即位東宮舊侍馬永成谷大用劉瑾張永魏彬羅祥丘聚張興等用事與　上同臥起宴遊時號八黨劉瑾通文墨熟世故而性剛狠謀竊國柄屢於　上前言弘治間朝權俱爲司禮監內閣所持朝廷虛名而已如鎮守內官皆司禮監一舉用納賄不訾若籍司禮太監家可得金寶數萬天下鎮守別用一番人使各以重賂

上謝不猶踰於賄司禮監乎　上以爲然於是
盡易鎮守內臣新用者各入重賄及出肆意誅
求無所忌憚矣

十二月修　孝宗皇帝實錄

翰林編修何塘請修史職

塘上疏言臣以非薄待罪史官伏覩內外百司
各有職守而史官獨若無所事者朝參之餘退
安私室於國家政務無分毫補益猶且月受俸
錢日支廩給既失官守之職難逃尸素之譏臣
考古者王朝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我　祖
宗設修撰編修檢詩謂之史臣俾司紀錄法古
意也　太祖時劉基修條荅天象之問　上悉以
付之　太宗時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記
注凡聖政聖訓之當書者皆錄之以備纂述由
是推之史官之職在國初猶未失也不知因循
廢墜始於何時沿襲至今未克修舉方山陵既
畢政治維新伏望遵　祖宗所已行修史職于
久廢勅令修撰編修檢討番直史館凡　陛下

之起居臣工之論列政事之因革弛張大臣之升降拜罷皆令即時紀錄止用據事直書不須立論褒貶藏之篋櫝以待纂述史職既修國典斯備上則聖君賢臣嘉謨嘉猷不至有所遺落下則僉夫小人懼遺萬世之譏亦有所懲戒不敢縱恣爲惡公則明朝廷無虛譽之官私則使人臣免素餐之愧或謂館閣所以儲才不必責以職守臣竊謂養才之道當使之周知天下之務方可以備他日之用今諸人於國家政事初不聞知雖欲練習其道無由若令史館供職庶因紀錄之間得以練習政體他日任用不至疎脫是於修職之中實寓養才之意上下所可知之

左都御史戴珊卒

珊浮梁人耿耿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奉職守法不爲物撓歷仕四十餘年家無餘貲卒贈太子太保謚恭簡

以張敷華爲左都御史

虜入固原

虜數萬騎入寧夏直搗固原關中大震時楊一清在平涼總兵曹雄駐兵瓦亭驛隔絕不相聞一清率帳下五千人晝夜兼行趨會曹雄議方略嚴守備張疑兵以脅虜虜聞一清至移侵隆德我軍連發火炮響應山谷如數萬人酋長疑大兵至遂北走

國史紀聞卷之十一終